戏

□龚保华

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！朝飞暮卷，云霞翠轩；雨丝风片，烟波画船——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！”百戏之祖昆曲，一唱三叹，波浪一般的音线，几句行腔，就说尽世间冷暖，唱透人生百态。拂平心底的或惊喜、或愉悦、或愤懑、或狂怒、或悲苦、或伤痛、或哀怨……让一切归于平和，以致不悲不喜，安之若素，微笑向暖，步步生莲，清风自来。

爱戏之心，始于从小陪伴父亲看戏。人生看的第一场戏，是父亲牵着我的手，走进当年重庆路上风华正劲的长春音曲厅。那场戏是京剧《春草闯堂》。锣鼓一响，小姑娘春草闯上堂来，惊艳亮相，也闯进了台下小姑娘的心底。从此，丝竹萦绕、锣鼓入云，充盈了生活，也似定音了人生这般的腔调。

少年时看过一场《杨八姐盗刀》。因为剧里有反串，女主角偶有不适，走台步时打了个跌，摔在了台上。观众以为是剧情之中，并无反应。演员立即接上了戏，继续演出。父亲熟知剧情，边轻声给我讲解边赞叹演员的功力。多年以后，我和这位已成名家的老艺术家笑谈此事，她对年轻时候的这场戏也记忆犹新——跌倒了，没关系，站起来，演得更好，才是本事！

虽生长在长春，我却尤喜昆曲、越剧、黄梅戏……以至被南北朋友戏称“北人南相”。看一出越剧《红楼梦》，仿佛生命的一场始终。数年前小百花越剧团《红楼梦》曾在长春一汽会堂演出。我想，地域的差异可能使得演出反响不尽如人意吧？未料观众反应出人意外，我身边两位少男少女十指相扣、泪眼朦胧，沉浸入戏；全场许多人泪流满面，有的还随着伴奏轻唱。更有一位外国观众，边听翻译讲解边用生硬的汉语感叹：“多么美好的爱情，多么美好的人哦！这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。”

这，就是戏的魅力吧！

犹记得当年一位京剧团老团长铿锵地对我讲述他的心愿。他用了好多年的时间，像集珍稀邮票一样广选名角。他的心愿就是——把京剧的各个行当流派都集齐了，届时兰桂齐芳，如当年徽班进京，鸣锣问天，好戏开场！

我曾为一本戏剧文学刊物写过一篇卷首语《清音响梨园——词仿蜀道难》：

噫吁嚱，昂兮高哉！一马离了，西凉月九天！
生旦净末丑，行行何天然！
听琴西厢自孑立，遥想当年定军山。
霸王但闻楚歌起，别姬情绝乌江边。
火烧赤壁计中计，然后红天黑地不相连。
上萦天女散花之流云，下酌贵妃醉酒之小川。
西皮二黄流水婉转，寒窑断肠蓝河怨。
唱罢春秋配，龙凤呈祥长生殿。
孙安动本为黎民，傲骨血透桃花扇。
十八相送楼台会，苏武牧羊何时还？
辕门斩子打龙袍，引弓射雁汾河湾。
风吹桃李梅如海，开彼岸。
梨园凝魂，大雪窦娥冤，滑车一枪挑天峦！
大破天门闹天宫，绨袍相赠意绵绵。
龙图岂解香莲恨，开封祭铡包公案。
戏比天还大，看我楼上之楼大登之殿哉！
没见幕启步生莲，一枝初发，万花飞来。
月下追韩信，空城设棋盘。
水漫金山，白蛇有传；桃园三拜，义字情牵。
青梅煮惊雷，声声叫小番。
高腔之高，遏云破长天，击节一吟长咨嗟！

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舞台如昨，当有新戏。淡妆天然，轮回经年。大幕拉开，九九归一。一折唱罢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醉酒 龚保华 作

岁月忽已晚

□王小微

凛冬，又是旧历一年将尽。

在漫天的极寒时节，心里总会无端生出一些思绪。也许，心心念念，总有一个遥不可及的远方。

当然，只要走出家门，大自然自会疗愈一切。

冬日天地间，呈现出极简之色。天空之蓝，再没有了秋之深邃与凝重，那种淡淡之蓝，淡而悠远。头顶之上的蓝，仿佛是这蓝色穹顶的中心，最明澈，最浓稠，最鲜润。而远远地，愈是离着太阳越远，这蓝色就愈加清浅，仿佛，太阳的金光一点一点地，稀释了这明艳的蓝，而在其中，注入了银白。

积雪，层层覆盖，如一条巨大的棉被。此时，被暖日照耀，默默反射着清辉，如亿万颗细碎的钻石。双脚踏上去，立感这雪绵绵密密。落在了地上的雪，再不是天上的飞舞轻盈了。千万朵雪花凝聚在一起，吸收了空气中的大量水分。此时，它们已经俨然，是大地洁白的衣裳。

小松树，永远是可爱的一群。松针上驮着一团一团的雪，远远望去，如同盛开了一树洁白的花。每一阵风过，就会有细小的雪粒纷扬而下。在冬天的寒风里，小松树们又制造起了一场场落雪。它们像顽皮的孩子，在冷风里嬉笑，打闹，度过这短暂的一天，这漫长的一冬。

寒冬里，植物们大都褪去了纷披的叶片。繁华不再，喧哗也都隐去。在寂寥的冬天里，它们站立着，却也是在酣眠。

淡蓝的天幕。唯有以这淡蓝的天幕作背景，天地间的一切，才显得朗润可爱，人的心灵，也像经过了流水的洗涤，澄澈、清新、明丽、安详。

那一轮暖阳，是最温柔的手，在这苍凉的冬之巨兽的耳畔，播放起柔美的催眠曲；又用这温柔之手，轻柔地梳理起冬之羽毛，让它也慢慢地，缱绻地，进入一场久违了的困倦。

太阳底下，一池湖水都冻得坚实了。白雪覆盖其上，远远望去，是疏阔朗润的白，明晃晃地照人眼。冰上，老人和孩子们在滑冰车、抽冰猴，单刃的冰车在驾驶者用力地滑动下，迅疾而过；冰猴更是被抽得团团旋转，尽显速度与力度之美。

日暮。天寒。又总最宜读诗。

隔着久远的时空，古人的叮咛与叹息犹声声在耳。从古诗十九首里的“上言加餐食，下言长相忆”，到杜甫的“但使残年饱吃饭，只愿无事常相见”，都是友人暖人心肠的关切，也是诗人的自勉。这样的诗句放到今日，就是我们微信里的祝福与挂念吧？

岁月忽已晚。唯愿亲人与朋友

——身体康健，快乐年年。

播客伴我

□曹 雪

“也许你刚刚走出家门、戴好耳机、掏出手机、习惯性打开常听的某个音频平台，看到提示，有个logo 主色调为黄色、每周二固定早7点的播客节目《文化有限》上新了，你看了一眼标题，发现今天要一起读的竟然是海明威的《太阳照常升起》。虽然没读过这本，但书名却让你想起了曾经读《老人与海》的感受，那句‘一个人可以被消灭，但绝不能被打败’深刻激励过你。所以在这个周二的早晨，先要祝福你新年快乐，唯愿你在这一年里，不论潮起潮落，都不被打败，每天太阳照常升起，万事尽皆顺意。”

以上这段话是最近一年特别喜爱的播客《文化有限》主播星光的新年贺词中的一段。全文虽没有面向时代面向社会的宏大出发点，但星光的文字听过后只觉温暖又感动，浪漫又充满力量。

作为一档读书播客，会将文学讲得生动耐听，主播大壹、星光和超哥是三位来自互联网和文化行业的从业者。每期都会讲一本书，节目大致结构相似，都是从当期这本书出发，结合自己的生活阅历来聊整体感受，每个人都很擅长观察生活；之后大家在聚焦到书里的内容，聊各自喜欢的片段、人物、自己的理解。最后每人选一段喜欢的原文阅读。他们从不随波逐流，不会硬凑热点，随心随性，舒服自在。

收听这档节目缓解了我在这个时代每次刷完短视频带来的空虚感。有听众评论说“三位主播更像是提灯人，在大雾弥漫的世界照亮前方的路”。何其有幸在该播客的陪伴中度过了2023年。

听他们的节目，很像老友之间的闲谈，或是很随意的读书分享会，能够切实地体会到一千个“哈姆雷特”。不需要费力收听，也无须抽出大段时间，因为节目随便听听很快会沉浸进去，尤喜欢做饭做家务的时间，戴上耳机听，可以随时终止，有空再续播也不会有断层感。

最后，再借主持人超哥新年贺词里的一段话送给你和我“2024 ，也许我们依旧想不清生活的意义，但我们深知，人不能过毫无意义的生活。2024，也许我们依旧没能成为那个扭转局面的人，做出改变的人，但我们依旧会为不被生活所改变而奋斗。2024 ，也许我没能逆流而上，但我们也没成为那些顺流而下的人。2024，愿我们依旧做那个不轻易顺流而下的人”。

我的过期梦想

□鲁钟思

我20岁出头那年，博客正流行。我曾激情满怀地写下一篇洋洋洒洒的博客，扬言30岁前要游历若干地方。

一位好心网友提醒我：小妹妹，太不现实了吧！

我置若罔闻，心中不服气：我才20岁，就不信实现不了！

就这样一边心怀憧憬，一边耕耘于现实，不知不觉，大学毕业23岁了，又不知不觉，研究生毕业26岁了，紧接着工作、结婚、生子，每日忙忙碌碌，寻寻觅觅。忙完这些人生大事，猛然回头，发现我已经踩在了29岁的尾巴上。当年的博客豪言，只实现了十之一二。

刚过30岁，始知命运之无常。那些诗与远方，被我深埋于心底，偶然想来，竟恍若隔世，哑然失笑。好在兜兜转转，柳暗花明，一切又步入正轨。

离40岁越来越近了，因缘际会下，我看到了几多不一样的风景，感受到了别一番天地，结识了一些善良美好的人们，生命又开始变得丰盈。

夏日炎炎，我们驱车行驶在东乌珠穆沁旗的高速公路上，那时近处乌云涌动，远处已经放晴，丝丝缕缕的光线透过云层，在云卷处镶嵌出金色的边。远处的青山以一种深蓝色的忧郁望向我们，近处的青山还是青色，只是光影涌动间，背向的山坡宛若一汪清澈光亮的绿水，至为明丽，至为璀璨，发着莹莹的光。此情此景，我想起了北宋王孟希青山绿水卷《千里江山图》。原来古人诚不我欺，我一直以为那种青，那种蓝，只是画家诗意的艺术表达，殊不知这竟是写实派。喜悦在我的脸上蔓延开来，我看到了自己心底深深的向往。

一个静谧清冷的秋夜，我坐在西南小城的一家店铺前，月光如练，路灯低垂，古老的小街上，车流稀少，一只小黄狗旁若无人地从我身边穿过。我循着小狗的背影，看它慢慢地消失在街道尽头。这时，店主小姐姐拿出新买的手工月饼，热情地邀请我们品尝，我们婉拒再三，最终离开时，手里还是拎着这袋沉甸甸的手工月饼——免费送我们吃的。

我喜欢这样静静地探寻、观察、感受，它们总能让我内心变得软软，萦着一种说不清、道不明的温柔。诗与远方，阅读与风景，烟火与人间，于人生来说，一定不是“竹篮子打水一场空”。经过它们不断地浇灌、浸润，我们的心灵才能像被水不断涤荡的竹篮一样，水润透亮，澄净无垢。

所谓见天地，见众生，见自己。所幸在40岁之前，我终于磕磕绊绊，重新走在了实现当年梦想的路上，慢慢看见了自己。

冰糖葫芦儿甜

□孙艺凌

“糖葫芦好看，它竹签儿穿，象征幸福和团圆。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，没有愁来没有烦……”

红彤彤圆滚滚的山里红，果肉饱满色泽鲜亮，裹上一层黄晶晶的透明外衣，更显得美艳动人。只一眼便让人口舌生津，仿佛那股子酸与甜交杂的口感已然绽开舌尖，口腔即刻泛起连连口水。等不及地买上一支解馋，冰冰凉凉的。“嘎嘣”一声后，牙齿切开瓷实的果肉，随着舌头的翻拌，脆与韧、酸与甜的别样口感霸占着食客的味蕾，一口接着一口，根本停不下来，完完全全沉浸在酸甜可口的美妙感觉里……

认识冰糖葫芦已然三十年有余，但今年的冰糖葫芦却让我陌生，恰似“纵有相逢应不识”之感。

2023年冬季，倍受宠爱的冰雪旅游，打开了“冰糖”万物的崭新大门。冰糖水果、冰糖蔬菜已经算不上新奇，冰糖红肠、冰糖鸡爪、冰糖猪耳朵，一个个创意鬼才简直挑衅了人们的想象极限。看着照片里、视频中裹着冰糖外衣的茄子、辣椒、黄瓜、生姜、苦瓜，令人忍俊不禁，不知今夕何夕。

这些经过“魔改”的平常果蔬，摇身一变，让人实在不敢相认。“冰糖”万物，通过巨大的反差赚足了眼球，成为冰雪旅行的一大亮点，满足了人们猎奇的体验。

在我的老家苏北小城，冰糖葫芦有个朴实的名字，“糖球”。外形滚圆，吃起来像糖一样甜，糖球其名倒很贴切。北方的冰糖葫芦，因为天气寒冷，在户外售卖不怕融化，晶晶亮的冰糖外壳始终脆生生的，与冰天雪地很是相宜。老家的糖球，因为气温高易融化，唯有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才能见得到。

岁末，街上有了年的味道，生意人将门店打扮得蓬蓬勃勃；细看那路上的行人，个个喜气洋洋、轻松自如，一年忙到头，是该休息快活的时候了。这时节，路边除了摆摊卖对联、福字、灯笼、挂画的，就属卖糖球与蒸糕的摊铺最受欢迎。

母亲总是早早地买好新年的糕点，饰有龙凤呈祥花纹的方形茶盘里，每一格都铺得满满当当，云片糕、芝麻片、三刀酥、花生糖、麻饼、白糖果子；父亲的车上也预备好了送人的糖球和红纸包裹的云片糕。

新年里，人们走亲访友，必要带上几支糖球、几串蒸糕，寓意为主人家带来生活红红火火、蒸蒸日上的美好祝福。人们在新年里吃糖球，也讨个新的一年甜甜蜜蜜、幸福美满的好彩头。

儿时的糖球裹满了年的热闹与喜庆，珍藏在记忆的匣子里，每一次打开，都回味无穷……

读书与读地图

□曾红雨

最近，读班宇《枪墓》，有一段落，主人公与书贩聊天，问，什么书卖得好？答，啥书卖得都不好，但地图卖得还可以。问，什么样的人群呢？答，说不清，有老有少，世界地图，中国地图，青藏高原地图，四川盆地地图，洋流图，航海地图，有啥买啥，来者不拒。有人盯着地图发呆，眼睛都不眨，一看就是一小天，坐地环游八万里。看到这里暗笑，读地图也是我的小小爱好，只要有地图就禁不住看一会、琢磨一阵。

《枪墓》是写上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故事。现在可比那时候方便多了，随时随地百度地图，答疑解惑便利至极。15年前，去了一趟阿拉善盟额济纳旗。因为网络搜索不发达，彼时对很多地理方位、历史掌故较混沌，导游也仿佛更热衷于介绍民间传说。多年后，对额济纳，我似乎只剩下胡杨林和沙漠玫瑰石的印记，是地图一次次填补了那次远行的知识盲点。

首先，读《这里是中国》“河西走廊篇”，介绍黑河，是仅次于塔里木河的我国第二大内陆河，发源于祁连山，一路穿越复杂地貌，直到额济纳旗。那天，在额济纳看完胡杨，回程时车过一座桥，导游提了一句：我们正在经过黑水河，就是“弱水三千”的弱水。当时我昏昏欲睡，闻听此言心里一动，抬头看外面，挺宽阔的一条河流，举起“傻瓜相机”抓拍一张，又想：“这也不弱呀?!”再看满车人都不在意，心疑是导游随口一说，便就此作罢。阅读《这里是中国》的彩色地图，了解到，黑河上游古称黑水河，中游内蒙古一段古称弱水，下游又叫额济纳河。再查资料，弱水之“弱”还有遥远险恶，水势湍急或水流虽浅，但汪洋浩荡等古义。

前两年，认真读了《起初》一书。全书跌宕起伏，扣人心弦，读下来却极其吃力，主要是不了解很多历史人物及他们的关系，地点更不甚了了，边读边查，耗时不少。在描写霍去病二次征西战役时，书中写道：霍将军一军居黑河右，合骑侯二、五、六军居河左，两军协同共同向西攻击前进，过合黎山入弱水段，霍将军部最终夺取居延泽。读到这里，除了再次佐证对黑河的认知，又生出新疑惑：居延泽（今称居延海）在额济纳？我竟全然不知。居延海近些年名声大噪，因为经过治理这里重现绿洲，美如水乡。查地图，始知，居延海是黑河的尾闾湖，汉时称居延泽，唐之后称居延海。王维《使至塞上》：“单车欲问边，属国过居延。征蓬出汉塞，归雁入胡天。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萧关逢候骑，都护在燕然。”言及此地，千古绝唱。

那么，我当年参观过的黑城（又称黑水城）遗址与霍将军有关吗？茫茫大漠上孤独矗立的遗址壮观悲凉，那些掩埋在黄沙之中的建筑难道会是汉时遗存？只记得，当时导游介绍，黑城是古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，马可波罗必定在这里留下过足迹，其他细节一律被我忽略。读完《起初》，再查此城，原来黑城始建于西夏时期，后为忽必烈扩建，是霍去病离开人世一千多年后的事情。黑水城被公认为是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“殷墟甲骨、敦煌遗书”之后的中国第三大考古文献发现，遗憾的是，我离开黑城多年以后才了解。

现如今，搜索额济纳旗地图，弹出来的多是额济纳旅游地图，黑河、黑水古城遗址、胡杨林、居延海均在地图上清晰标注，它们之间最远不过百十公里，囊括于一条旅游线路。相信现在的游客应该能明晰，这几个景点之间跨越数千年的历史关联。

人们常说，胡杨生，千年不死，死，千年不倒，倒，千年不朽，那么，弱水河流淌了多少千年，居延海滋润了几个千年，就是黑水古城，风雨坎坷也历经千年沧桑了。华夏大地上，几乎所有风物都是地理与历史共同造就的，我们因此可以思接千古。

不求甚解，读万卷书，易成囫囵吞枣；行万里路，可能迷迷糊糊。提前准备充分最好，实在没办法，亡羊补牢什么时候都不算晚。

黑水古城遗址 曾红雨 摄